經史雜記

安康董馬樹 廷楨

康王冕服見羣臣

案曲禮天子未除喪稱予小子春秋嗣王在喪則書名尚書大斂後王麻冕黼裳受策卽繼體之位所以示臣民不可一日無君也釋冕反喪明未稱王以御事也至踰年方稱卽位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得有二君也南史沈文阿傳陳文帝卽位文阿議千人無君不敗則亂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

以有主慮社稷之艱難云云此千古嗣王不易之常經也至宋元祐閒孫莘老覺等竟議康王冕服見羣臣為非禮者後儒不察從而附和之遂至紛紜而不已若謂陳設華美非喪中所宜則春官天府大喪陳寶器典路大喪出路經固有明文也若謂吉服非禮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此蓋專指初崩而言若既殯之後仍有不廢祭者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漢志引伊訓太甲當喪越紼行事是也郊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蓋不獨王被大裘龍袞戴冕璪抑且

畿內臣庶雖有私喪之服盡釋之而即吉以聽命乎上其嚴于事天如此推之于地祇若稷一歲之間蓋不啻壘舉服亦屢釋矣嗣王受策見羣臣亦當視此例其祭于殯宮特比朝夕饋奠稍有加固無害也若謂受策見羣臣在路寢喪次以哭踊從事則曾子問曰君薨世子生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于西階南太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注云將有事宜清靜也彼世子甫生尚且止其哭以致祝辭況眞即繼體位猶當以哭踊爲禮哉諸儒之議非也

諒陰謂居廬

案論語子張引高宗諒陰何晏集解載孔安國注云諒信也陰猶默也馬融從之遂采論語注入之說命傳中而邢昺論語疏亦用之皆非尙書說命無逸諒陰皆作亮陰禮記喪服四制則作諒闇鄭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鶉闇謂廬也當從鄭說作居倚廬爲是攷晉書杜預傳元皇后崩依漢魏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詔尙書會僕射盧欽論之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陰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盧欽問證據預曰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

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
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也周景王有后世
子之喪既葬除服而宴樂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
遂服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
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
喪而譏其宴樂早則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喪
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
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于父之道玩預說知
梁闇乃凶廬謂居倚廬柱楣非信默之謂也信默之解
出于安國鄭不覈其說知鄭學之宏通非諸儒所及也

祥禫不同月

禮記閒傳父母之喪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疏云中閒也喪服小記妾祔于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又學記云中年攷校皆以中爲閒大祥之後更閒一月而爲禫祭二十五月而祥二十七月而禫此經疏甚明王肅乃以中月爲月中則二十六月卽可卽吉蓋據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而云然也然鄭于祥而縞下云縞冠素紕也于是月禫徙月樂下云言禫明月可以用樂隔別言之不相連屬明是月者不蒙上祥縞之文特以發下徙月耳又檀弓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

疏云鄭必以二十七月爲禫者雜記云父在爲母爲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爲母爲妻尙祥禫異月豈容三年之喪乃祥禫反同月若以父在爲母屈而不申故延禫月爲妻當亦不申祥禫異月乎其魯人朝祥暮歌及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及夫子旣祥五月彈琴不成聲皆據省樂忘哀非正樂也其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據喪事終除衰去杖餘哀未盡更延兩月非喪之正也王肅難鄭云若二十七月禫其歲末遭喪則出入四年喪服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如王肅此難則爲母十五月而禫出入三年小記何以云期之

喪二年明小記所云據喪之大斷也疏駮王說甚精蓋大祥之後閒月而禫徙月而樂卽吉有漸不忍忘親王肅異說害教不可從也

案沈堯中又謂三年之喪當爲三十六月者此說倡自唐王元感當時已爲禮官所駮其議遂寢錢唐張文嘉又據宣公新宮災在甍後二十九月其時主猶在寢證古人喪不止二十七月之說亦非考成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杜注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據此知宣公之主已入廟矣

喪服無定制

案西漢河間王良喪太后服三年哀帝特詔以爲宗室儀表益封萬戶東漢濟北王次守喪梁太后詔曰王諒闇以來二十八月自諸國有憂未之聞也薛宣後母死弟修去官持服宣以爲三年喪人罕行之兄弟自相駮修竟服兄弟一也而一服一不服無定制故也鄧衍不服父喪明帝雖薄其爲人然本無服喪定例故亦不能以此罪之其臣下丁憂有自願持服者則上書陳請有聽者有不聽者亦有暫聽而朝廷爲之起復者如太尉趙憙遭母喪乞身持服明帝不許遣使者爲釋服太僕鄧彪遭母喪乞身詔以光祿大夫行服桓郁遭母喪乞

身詔以侍中行服桓焉以母喪乞身詔以大夫行服踰年詔賜牛酒釋服是也霍諝爲金城太守崔實爲遼東太守俱以母憂自上歸行喪服因無定制聽人自爲輕重故狥名義者寧過無不及如江華遭母憂三年服竟猶不忍除郡守丞掾爲除服東海王臻喪母服闋又追念喪父時幼小哀禮有闕乃重行喪制袁紹母死去官三年禮畢追念幼孤又行父喪青州民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里稱孝然五子皆服中生皆狥名之過也甚至有期功之喪亦得棄官持服者如賈逵以祖父喪戴封以伯父韋義以兄順喪楊仁

以兄喪陳實以期喪西鄂長楊弼以伯母緐陽令楊君以叔父上虞長度尚以從父勃海王郎中劉衡以兄思善侯相楊著以從兄太常丞譙元槐里令曹全以弟廣平令仲定以姊王純以妹馬融以兄子皆以憂去官范滂父字叔矩博士徵以兄喪不行圉令趙君司徒楊公碑以兄憂不至陳重當遷會稽太守亦以姊憂去職通典云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職雖當時詔令綦嚴當亦有依違不行者至晉稽紹拜徐州刺史猶以長子喪去職陶淵明以程氏妹喪自免作歸去來辭是猶沿兩漢之風也

屬吏爲長官持服

案晉丁潭傳潭爲瑯邪王裒郎中令裒薨潭上書求終喪禮曰今制王侯之喪官僚服斬旣葬而除今國無嗣子喪廷乏主臣宜終喪詔下博議令旣葬除服心喪三年又桓元傳桓溫卒服終府州文武咸辭去齊書王儉傳皇太子妃薨宮臣未知應服否王儉議宮僚本屬臣隸存旣盡敬亾自應服褚淵由司徒改司空未拜而卒司空掾屬疑應服與否王儉議依婦在途聞夫家喪改服而入之禮其司空掾屬宜居官持服魏書公孫邃傳邃爲青州刺史卒佐吏疑所服孝文帝詔曰專古也理

與今違專今也大乖曩義主簿云近代相承服斬過葬而除自餘無服如此則太寥落可準諸境內爲齊衰三月據此是晉以後屬吏爲長官持服幷有定制非如漢時自以意爲之也

弟子爲師持服

案晉書禮志云喪服無弟子爲師服之制新禮弟子爲師齊衰三月摯虞以爲自古無師服之制故仲尼之喪門人心喪三年此則懷三年之哀而無齊衰之制也先聖爲禮必易從而可傳師徒義誠重而服制不著歷代相襲不以爲缺且尋師者以彌高爲得故屢遷而不嫌

修業者以日新爲益故舍舊而不疑仲尼稱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子貢云夫何常師之有淺教之師暫學之徒不可皆爲之服義有輕重服有廢興則臧否由之而起是非因之而爭愛惡相攻悔吝生焉宜定新禮無服如舊詔從之據此知晉時新禮弟子爲師齊衰三月正準情酌理足以輔翼先王之制可以心喪三年內外並行誠不刊之典也存此庶足以振澆薄敦禮義於師友一倫所裨豈淺鮮哉

魯公居喪卽戎

案禮記曾子問篇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

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注言伯禽時有戎夷作難雖有三年之喪卒哭往征作棐誓王應麟困學紀聞云書多方注云周公歸政明年魯征淮夷作費誓魯世家伯禽即位後淮夷徐戎並興率師伐之作肸誓據此則伯禽征淮徐在周公未沒時非居喪即戎也左傳殽之役晉始墨若伯禽行之則晉非始禮記之言恐非然曾子問疏明言伯禽所遭爲母喪伯厚偶未照察遽議禮記之非非也父在爲母雖期其實則是三年故以爲三年之喪也

公劉非后稷曾孫

據史記周本紀后稷子不窋孫鞠陶曾孫公劉是序其世次直謂公劉爲后稷之曾孫與左傳郯子自稱高祖少皞蒯聵自稱皇祖文王泛引遠祖者不同矣既以世次而論則史記漢書竝云公劉避桀居豳由后稷至桀時已四百餘年安得公劉爲其曾孫哉蓋不窋失官竄于戎翟之閒其時不過西陲一小部落耳國無史官家無譜牒及傳至鞠陶又不知凡閱幾何世矣公劉居豳始復爲聲敎之國始有文字紀事故其後君長名氏歷歷可攷然自公劉至文王中歷慶節皇僕差弗毀隃公非高圉亞圉公叔祖紺古公亶父季歷亦僅十二世歷

商六百餘歲必每世在位皆五十許年又必卽位後二三十年生冢嗣方可充其數不然有一甫卽位生子者子且如百齡之文王享國百年之穆王矣揆之情理實難據信然則史冊之失于紀載者甚多豈僅后稷至公劉之世次乎

父師少師非疵強

史記殷本紀云紂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剖比干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器奔周周本紀云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

疵少師強抱其樂器奔周宋世家云微子數諫紂弗聽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于太師少師箕子被髮佯狂爲奴比干諫紂剖其心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于比干已死後復言太師少師勸微子去則尙書微子篇所云父師少師者別有其人卽名疵強者是此司馬遷說也裴駰不明遷之意于世家所引微子篇文仍引孔傳鄭注而又云比干已死而云少師似誤蓋錯會史記之文耳然史記雜采古書不必悉本安國其言不足據而鄭康成注微子云箕子紂諸父少師不答志在必死則鄭意固以微子所告父師少師爲箕子比干矣非

瓬彊也鄭師祖孔學其說本于安國不可易也且太師
是樂官故抱樂器奔周太師不可稱父師父師必是箕
子而少師之爲比干可知矣又左傳楚克許許男面縛
銜璧衰絰輿櫬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
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
其櫬禮而命之史記亦云周武王克商微子持其祭器
造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武王乃釋
微子復其位案武王克商時微子未必面縛自詣左傳
史記皆不足信也論語微子去之馬融注云微子見紂
無道早去之下一早字知微子與父師少師商論去就

卽先決計長往武王求之不得故封武庚以續殷祀直至武王崩武庚以叛誅微子方歸周受封于宋若使宗國阽危之時則恝然遠引新王革命之際則抱器來歸孔子肯以仁許之耶

太姒爲文王繼妃

案關雎之詩鄒氏忠允以太姒爲文王繼妃龍眠錢飮光箸田閒詩學推明其說曰朱子宗毛氏以淑女爲后妃或疑宮人不知何指如謂王季之宮人古者命士父子異宮彼淑女何豫于王季宮人之憂樂也如謂文王之宮人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姪娣從之未有夫人未至

先有宮人者也攷胡宏皇王大紀昌爲世子娶于有莘曰太姒謂太姒至時王季故在文王無宮人審矣然嘗讀大明之詩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明爲文王卽位之初年其曰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一皆由于文王夫娶妻必待父母之命父在子得自主乎書無逸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史記載文王年九十七而云享國五十年當以四十七卽位不知太姒此時爲年幾何若正當及笄則文王且五十齒不相當也大明又曰纘女維莘纘繼也疑太姒爲文王繼妃因倍大紀稱昌爲世子娶于有莘者非太姒也意必前有莘女

不祿無子文王中年再娶于莘而得太姒有不妒之德因有則百斯男之慶若是則關雎爲文王宮人之作亦足據矣又注大明詩云文王爲世子時所娶之莘女非太姒姒之姊也故曰俔天之妹明有姊也曰纘女維莘明以莘女繼莘女也其長子維行行嫁也女子有行之行此自有莘氏珍重其女而尊稱之以禮重嫡長故也然則仲任與太姒皆不居長厥後周人凡稱女每以季女爲貴豈不以此哉

文王十子序次

攷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

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郕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季載據此則十人同母後漢書襄楷傳云文王一妻誕致十子與史記合史記當據世本言必可信乃定四年傳萇宏言蔡叔康叔之兄而賈逵杜預竝以蔡叔爲周公兄蓋據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蔡在魯上爲說然富辰或可隨便言之未足據也又祝佗言武王之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八人者伯邑考前死不數武王故八也無官者非無爵邑之謂

也若管若蔡若曹若郕若霍皆其封邑但非周公等爲六卿之長可比故曰世官耳周公于管叔爲弟康叔冄季于曹郕霍皆爲弟而竝爲六卿佗言此以明不倘年之義其下遂言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倘年也蓋曹之祖振鐸文王子晉之祖唐叔虞武王子也曹乃晉之叔父行齒尊長晉侯爵而曹伯爵故非倘年也此就五叔中抽出言之耳而杜以振鐸與武王異毋解五叔于管蔡郕霍外去振鐸而易以毛叔冄毛叔冄無可攷此皆諸說之與史記互異者至管叔爲周公兄自古相傳初無異議而白虎通姓名篇云文王十子

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郕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是又以管叔爲周公弟恐不足信究當以史記爲定

左傳繼室有二

案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注云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此繼室卽元妃之娣姪始娶元妃時之媵也又昭公二年晉平公少姜卒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晉韓起如齊逆女此繼室乃娶于夫人卒之後者也未有兩在而一稱繼者昔晉文公出亾狄人以廧咎如二女叔傀季傀納

諸公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後歸國文公以女妻趙衰是曰趙姬趙姬請逆叔隗叔隗來趙姬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是文公貴女爲妾也文公已妻季隗矣及其至秦秦穆公以宗女五人妻之公旣歸逆夫人于秦是後娶爲妻不以季隗爲夫人也亦有兩在而不同室者如晉書禮志所載二妻者王昌劉仲武吳國朱某鄭子羣皆處亂世昌子羣皆以前妻隔絕仲武以出其妻別舍朱以入晉晉賜之妻是也亦有兩在同室者如延康中陳詵妻李遭賊請活姑命爲賊掠去詵更娶嚴氏後得李消息迎還李亡詵疑服制司馬王愆期議曰

詵有老母不可莫之養妻無歸期納妾可也李暹沒賊尚有生冀詵尋求之理未盡而便娶妻誠詵之短也應以盧氏爲繼室是也若他史所載晉程諒之立二嫡賈充之左右夫人五代晉高祖于安重榮兩妻並封陸定國娶河東柳氏又納范陽盧氏俱爲舊族嫡庶不分以至溫嶠之後妻王氏何氏俱贈夫人而不及前妻李氏皆私意曲情不足道矣

象刑非畫象

世俗以爲治古無肉刑有象刑其言出于戰國姦民游士之口案堯典象以典刑鄭康成注云正刑五加之流

宥鞭撲贖刑謂之九刑正刑五者墨劓宮刖殺見周禮秋官司刑掌戮諸職其實起于唐虞以前攷苗民之劓刵椓黥用以殺戮無辜故舜遏絶之非謂不用五刑也堯典象以典刑及五刑有服臯陶謨五刑五用皆是書序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鄭注司刑引呂刑以爲夏時之法又多方劓割夏邑此夏之刑也盤庚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康誥無或劓刵人此商之刑也然則肉刑三代皆有之矣書大傳則云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興犯漸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恥之而反于禮又云唐虞

象刑犯墨者蒙帛犯劓者赭其衣犯臏者以墨幪臏處而畫之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又漢文帝十三年下令曰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僇而民弗犯諸說皆以象刑爲畫象之象故荀卿非之以爲治古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亦不待象刑矣以爲人或觸非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所謂象刑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屨赭衣者哉然則象刑即鄭注五刑是也

刑罰世輕世重

周書呂刑刑罰世輕世重傳云刑罰隨世輕重刑新國

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荀子正論篇云
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
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
也楊倞注云治世家給人足犯法者少有犯則衆惡之
罪固當重也亂世人迫於飢寒犯法者多不可盡用重
典當輕也書甫刑言世有治亂故刑有輕重此說與傳
正相反非也傳雖魏晉閒人僞撰大略亦本漢經師古
訓非盡臆造也若荀卿非尙書儒所引或斷章取義耳
不必概從也

漢除肉刑

案崔浩漢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斐律注云以淫亂人族序故不易也攷漢書鼂錯對策曰除去陰刑張晏曰宮刑也則漢文已除宮刑矣或後仍復之也周書呂刑疏漢除肉刑宮刑猶在大隋開皇之初始除舜典鞭作官刑及武成罔有敵于我師疏皆稱大隋乃隋儒語也疏雖繫孔穎達作實取之顧彪劉焯劉炫三人皆隋人語有未經刪除盡淨故元文猶有存者也

援經決獄

案張湯爲廷尉每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者補廷尉史亭疑奏讞倪寬爲廷尉掾以古

義決疑獄奏輒報可張敞爲京兆尹每朝廷大議敞引
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宣帝時有一男子詣闕自稱衛
太子舉朝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即令縛之或以爲
是非未可知不疑曰昔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
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已爲罪人矣帝及霍光聞之
曰公卿當用經術明大義者匈奴大亂議者遂欲舉兵
滅之蕭望之曰春秋士匄侵齊聞齊侯卒引師還君子
善其不伐喪今宜遣使弔問則四夷聞之咸服中國之
仁義宣帝從之呼韓邪單于遂內屬朱博趙元傅晏等
奏何武傅喜雖已罷退仍宜革爵彭宣劾奏博元晏等

禁錮大臣以專國權詔下公卿議龔勝引叔孫僑如欲專國譖季孫行父于晉晉人執囚行父春秋重而書之今傅晏等職爲亂階宜治其罪帝乃削晏封戶坐元罪賈捐之與楊興迎合石顯上書薦顯爲顯所惡下獄定讞引書讖說殄行王制順非而澤請論如法捐之遂棄市興減死一等此皆無成例可援而引經以斷事者也援引古義固不免于附會然有合于王制周禮邦成比例之法王制凡聽五刑必察大小之比以成之注曰大小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大司寇凡獄訟以邦成比之注曰邦成謂若今時決事比也疏曰邦成是舊法成事

品式若今律其斷事皆依舊事斷之夫曰已行故事曰舊法品式卽所謂古義也曰比之成之卽所謂援引斷決也

莽託尚書

王莽僭竊動引經義以行其奸使羣臣奏曰周成王幼不能修文武之業周公居攝則周道成不攝則恐失墜天命故君奭篇曰我嗣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諶乃亾隊命此言周公服天子袞冕南面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不知其意故不悅也書嘉禾逸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

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也又康誥篇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平帝疾莽又作策請于泰畤植璧秉圭願以身代藏策金縢于前殿敕左右勿言又以漢高廟爲文祖廟取虞書受終文祖之意此皆援尙書以行事也葢漢重經術經重家法博士所習皆有師承案據非能空造莽之僞託正爲攝政復辟古學如此故得售其欺倘本無此事莽亦何由託之哉後胡廣中庸安石周禮欲藉經術以行其私者皆襲莽之故智耳

左右史得交相攝代

案周禮太史職云太史抱天時與太師同車襄二十五年傳曰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是太史記動作之事在君左廂記事則太史爲左史也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柄其職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二十八年傳曰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伯爲侯伯是皆言誥之事是內史所掌在君之右故爲右史也若有闕則得交相攝代故尚書洛誥史佚命周公伯禽服虔注文十五年傳云史佚周成王太史襄二十年鄭使太史命伯石爲卿皆太史主爵命以內史闕故也若太史有闕則內史亦攝之覲禮賜諸公奉篋服太史是右者彼亦宣行王命

故居右也周書史記篇云維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言之汲郡古文亦云穆王二十四年命左史戎夫作記是左史記言矣

漢詔多天子自作

案武帝以淮南王安工文詞每賜安書輒令司馬相如視草是帝先具草而使詞臣潤色也哀帝策董賢爲大司馬有允執其中之語蕭咸謂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莫不心懼此必非代言者所敢作也光武詔司徒鄧禹曰司徒堯也亾賊桀也空以時進討立陰貴人爲后詔曰貴人鄉里良家歸自微賤自我不見于

令三年左奉宗廟爲天下母又帝疑侯霸薦士有私賜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耶將殺身成仁耶明帝登極詔曰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實賴有德左右小子章帝詔亦有云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此等詔詞又豈人臣代草所敢出也明德馬皇后答章帝請封外家詔曰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欲以身率下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飭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見外家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褠領褏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又飭章帝曰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后好學能文此詔當亦

自作也

漢定石經

據後漢書靈帝紀及儒林傳皆謂熹平四年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于石碑樹之學門據蔡邕傳又言熹平四年邕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自書丹于碑使工鐫刻立于太學門外然攷宦者呂強傳則云時宦者汝陽李巡以爲諸博士試甲乙科爭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于

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據此是熹平正定石經雖有靈帝之詔蔡邕之奏而發端自帝實自李巡始也洵爲有功聖經又隋書經籍志李巡注爾雅三卷夫後漢宦官如鄭衆孫程良賀曹騰及呂強等固皆屬清愼自守之輩而求如巡之篤學有志者曾有幾人惟和帝時蔡倫始造紙曾典東觀校讎經傳同時北海趙祐博學多覽儒者稱之庶堪與先後頡頏焉特身屬宦寺不得與當時縉紳士大夫同見稱述於後世爲可惜也

漢文帝始置五經博士

漢書武帝紀建元五年春置五經博士疑文帝紀無立

博士事然攷楚元王傳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
博士又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
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絶今其書
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
諸子傳說（說字誤當作傳記）猶廣立于學官爲置博士翟酺傳
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又
趙氏孟子題辭孝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
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王應麟
玉海藝文云爾雅文帝立博士亦本之孟子漢書也而
李賢注翟酺傳則云武帝建元五年始制五經博士文

帝時未遑庠序之事云云不知何據殆未詳攷耳

經策尺度

案儀禮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注云名書文今謂之字策簡也方板也疏云簡者未編之稱策是眾簡相連之名鄭論語序云易詩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四寸三分居一又謙焉是策長短也鄭注尚書三十字一簡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是簡容字多少也是尚書與左氏竹簡字數多寡不同然亦大概言之不必尚書定三十字左氏定八字故漢書藝文志論語酒誥召誥脫簡云率

餘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蓋多不過三十字少不過八字耳

三族不得有異姓

鄭康成注堯典云上自高祖下至元孫凡九族毛詩葛藟序云周室道衰棄其九族傳云九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及元孫之親正義云此古尚書說鄭取用之異義今戴禮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母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已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已之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

女昆弟適人者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古尚書說九族者上從高祖下至元孫凡九皆爲同姓謹案禮緦麻三月以上恩之所及禮爲妻父母有服明九族不得但施于同姓元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爲異姓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則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緦麻緦麻之服不廢嫁女娶妻是爲異姓不在族中明矣

案爾雅內宗曰族母妻則曰黨古所謂族者專指宗

姓而言後世誤以父母妻爲三族以致濫刑顧寧人謂始于杜預然漢書張晏三族注謂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淳註則曰父族母族妻族也則此誤不自杜預始矣

漢重節義

東漢人士尙氣節重名義好爲苟難以邀聲譽遂成風俗有盡力于所事以著其忠義者如李固被戮弟子郭亮負斧鑕上書請收固尸杜喬被戮故掾楊匡守護其尸不去由是皆顯名第五種爲衞相善門下掾孫斌種以劾宦官單超兄子匡坐徙朔方朔方太守董援乃超

外孫斌知種往必被害乃追及種于塗格殺送吏俱逃以脫其禍太原守劉瓆以考殺小黃門趙津下獄死王允爲郡吏送瓆喪還平原終三年乃歸公孫瓚爲郡吏太守劉君坐事徙日南瓚身送之自祭父墓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送守日南恐不得歸便當長辭乃再拜而去是也有感知遇之恩而制服過厚者如傅奕聞舉將沒即棄官行服李恂爲太守李鴻功曹而州辟爲從事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歸葬持喪三年樂恢爲郡吏太守坐法誅恢獨行喪服桓典以國相王吉誅獨棄官收葬服喪三年負土成墳袁逢舉荀爽有道爽不

應及逢李爽制服三年是也有辭爵以爲高者如西漢時韋賢李子元成應襲爵讓于庶兄宏宣帝高其節許之至東漢鄧彪亦讓爵于異母弟明帝亦許之劉愷讓封于弟憲逃去十餘年有司請絶其封帝不許賈逵奏當成其讓國之美乃詔憲嗣是也亦有讓不得請者如桓榮李子郁讓爵于兄子汎明帝不許乃受封丁綝李子鴻請讓爵于弟盛不報鴻乃逃去以採藥爲名後友人鮑駿遇之東海責以兄弟私恩絶其父不滅之基鴻感悟乃歸受封郭躬子賀當襲讓與小弟而逃去詔下州郡追之不得已乃出就封徐防李子賀當襲讓于弟

崇數歲不歸不得已乃就封是也有輕生報讎發于義憤者如崔瑗兄爲人所害手刃報讎亾去魏朗兄亦爲人所害朗白日操刀殺其人于縣中蘇謙爲司隸校尉李暠按罪死獄中謙子不韋與賓客掘地道至暠寢值暠入厠乃殺其妾與子又疾馳至暠父墓掘得其父頭以祭父是也又有代人報讎狥友忘身者如何容有友虞韡高父讎未報而病將死泣訴于容容卽爲復讎以頭祭其父墓郅惲有友董子張父爲人所殺子張病且死對惲欷歔不能言惲曰子以父讎未報也乃將賓客殺其人以頭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絶是也凡此皆氣節

相尙一意孤行狥人刻己而不自知其過當也然倘值國家緩急友朋患難倘可藉以扶持顚危若皆優游恬退置身局外稱無心老作自了漢其于斯世何賴焉令人思漢代之風不置也

六朝世族

柴陶侃微時郞中令楊晫與之同乘溫雅謂晫曰奈何與小人同載楊方在都縉紳咸厚之方自以地寒不願留京求補遠郡乃出爲高梁太守王僧虔爲吳興郡守聽民何係先等一百十家爲舊門遂爲阮佃夫所劾張敬兒斬桂陽王休範以功高當乞鎭襄陽齊高輔政以

敬兒人位本輕不欲便處以襄陽重鎮侯景請婚王謝梁武曰王謝門高可于朱張以下求之陳顯達既貴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誡諸子曰我本志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貴驕人王敬則與王儉同拜開府褚淵戲儉以爲連璧儉曰老子遂與韓非同傳敬則聞之曰我本南沙小吏今得與王衛軍同拜三公復何恨據此知當時門第之見習爲固然有出自寒微卽官高位重亦不敢與世族比如晉之顧榮卞壺毛寶朱伺朱序劉牢之劉毅等宋之檀道濟朱齡石沈田子毛修之朱修之劉康祖到彥之沈慶之等齊之王敬則張敬兒

陳顯達崔慧景等梁之陳伯之陳慶之蘭欽曹景宗張惠紹昌義之王琳杜龕等陳之周文育侯安都黄法氍吳明徹等皆身出素族而能禦侮戡亂爲國家所倚重而所謂高門大族者除王導謝安尙稱朝廷柱石餘如王宏王曇首褚淵王儉等與時推遷爲興朝佐命雍容令僕裙屐相高一時咸以士庶之别爲貴賤之分積習相沿遂成此風俗耳

朱陸異同

朱陸異同後之論者齗齗不已蓋始於鵞湖之詩初朱子送呂東萊先生至鵞湖東萊約陸子壽子靜二先生

來會子壽賦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沈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於今孩提知愛稍長知敬卽孟子所謂人心之所固有使人知省察擴充如築室有基成岑有址也固也但築室成岑自有許多結構積累之功非基卽是室址卽是岑也正賴聖經賢傳辨別是非邪正不至鹵莽滅裂以求得其精微之蘊乃謂傳注可不留情精微可不著意乎子靜和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卷石崇成泰華岑簡易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

竟浮沈欲知自下升高處眞僞先須辨自今前四句正
見欲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集義以生其浩然之氣也
固也乃謂自有簡易功夫則是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
行皆屬多事終日止謂心卽理冥心寂坐而已其眞僞
何由以辨何由能自下升高乎朱子三年後乃和以寄
懷云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
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此追憶當日相會時事也舊學
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此探問別後工夫也因
子壽脫離傳注子靜自矜簡易恐開蹈空之弊故下結
云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後朱子答項平

甫書云近世學者務返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狹隘左右佩劍各主一偏而道術分裂不可復合此學者之大病又云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偏朱子之心可謂虛公廣大所以爲百世儒宗朱子答呂東萊書云近兩得子壽兄弟書却自訟前見之誤東萊與朱子書云陸子壽前日經過留此二十餘日翻然以鵝湖所見爲非然則二陸先生之學固不可以鵝湖之詩定其生平也

元尙風雅

案有元一代文學甚輕當時有九儒十丐之謡科舉亦屢興屢廢宜乎風雅之事棄如弁髦矣而縉紳之徒往往以文墨相尚每歲必聯詩社四方名士畢集讌賞窮日夜詩勝者輒有厚贈饒介爲淮南行省參政豪于詩自號醉樵嘗大集諸名士賦醉樵歌張簡詩第一贈黃金一餅高啓次之得白金三斤楊基又次之猶贈白金一鎰見明史文苑傳然此猶仕宦者之提唱也貫駿齋工詩文所至士大夫從之若雲得其片言尺牘如獲拱璧見元史小雲石海涯傳浦江吳氏結月泉社聘謝皐羽爲考官春日田園雜興題取羅公福爲首見懷麓堂

詩話松江呂璜溪嘗走金帛聘四方能詩之士請楊鐵崖爲主考第其甲乙厚有贈遺一時文人畢至傾動三吳見四友齋叢說又顧仲瑛玉山草堂楊廉夫柯九思倪元鎮張伯雨于彥成諸人嘗寓其家流連觴詠聲光映蔽江表見元詩選此皆林下之人揚風扢雅者也其他以名園別墅書畫古玩相尙者更夥如倪元鎭之淸閟閣楊竹西之不碍雲山樓花木竹石圖書彝鼎擅名江南至今猶有豔稱之者蓋自南宋遺民故老相與唱歎于荒江蔓草閒而流風餘韻久而弗替遂相沿爲此風會焉耳

毛氏議禮之非

案曾子問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許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孔疏曰女之父母已葬壻家使人請女家不許壻然後別取禮也蓋孔氏以女家不許而男別取與男家不許而女別嫁互文見義毛氏乃謂壻請辭婚後女家復請重理前說而男家反故以餘哀未忘弗敢卽取然後女家徐徐嫁之謂仍嫁此壻弗別嫁也殆因何孟春餘冬序錄深疑此記之有僞故毛氏解以此說案之經文全不相合夫讀古人書當知其立言之意而不可拘滯于其辭此禮文蓋爲屆婚期

而遭喪者男或以中饋之乏主不能待其女免喪而先議別取女或以摽梅之過期不能待其壻免喪而先議別嫁故聖人明爲之制使必待三年免喪而後請明未三年免喪以前不容有異詞也使必待壻不取而後別嫁必待女不嫁而後別取苟非壻不取女不嫁則斷無別取別嫁之理也然則所謂壻不取女不嫁者乃充類至義之盡要亦必無之事也毛氏解爲仍嫁此壻弗別嫁也橫生臆見不可從也又經文三月廟見稱來婦也毛氏謂三月廟見爲廟見舅姑引春秋傳楚公子圍娶於鄭告於莊共之廟是迎婦必告廟也謂宋人誤信士

禮不告廟改三月廟見爲三日必成婦三日而後廟見又謂舅姑見婦在娶日婦見舅姑在次日脫不幸而舅姑偕亾則必三月之後奠於廟而見舅姑成子婦之禮謂之廟見乃曰不廟見者不成婦是廟見見舅姑非見祖也成婦者成子婦之禮非成夫婦也今攷之禮納采卽告廟今家禮主人具書夙興奉以告祠堂是也至親迎又告廟今家禮主人告於祠堂遂醮其子而命之迎是也與春秋楚公子圍告於莊共之廟豈有異乎至謂宋人誤信士禮改三月爲三日司馬溫公有婦人門卽拜影堂之說而朱子非之安得謂宋人誤信士禮乎其

所謂舅姑見婦在娶日婦見舅姑在次日則是舅姑先見婦婦後見舅姑也有是禮乎且改三月爲三日正斟酌古今之宜也如必謂婦始至當先見舅姑而後入寢則舅姑偕亡何爲必三月之後始廟見乎如必謂舅姑偕亡之廟見爲成子婦之禮則下文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禮不幾贅乎然則毛氏之說殆委巷之禮也夫

祫大禘小之說

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鄭注謂是夏殷之祭名王制又云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鄭注云虞夏之制諸侯歲

朝廢一時祭是虞之時祭與夏殷同名鄭于王制注及周禮春官大宗伯注禮緯注幷作禘祫志駁許氏五經異義又以爲王制所記乃殷以前之制至周公制禮改春爲祠夏爲禴禴即礿以禘專爲殷祭不爲時祭之名蓋因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云云司尊彝亦有春祠夏禴云云又詩小雅天保禴祀烝嘗于公先王及毛氏傳文推測知之殷盛也盛祭即大祭也爾雅禘大祭凡祭之大于餘祭者皆得爲禘故冬至祭昊天上帝于圜丘夏至祭感生帝于南郊祭法有虞氏夏后氏禘黃帝殷人周人禘嚳此禘謂圜丘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此禘謂南郊及宗廟五年一祭皆

爲禘公羊傳五年再殷祭謂五年之中一祫一禘禘之言諦審諦昭穆徧祭之祫之言合合先君之主于太祖之廟而祭之皆有盛大之義皆殷祭也夏殷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爲祫祭明年爲禘後因以爲常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周制以魯禮推之亦三年喪畢爲祫祭明年爲禘後因以爲常亦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所謂再殷祭者如此謂再殷祭皆在此五年中耳其實前祫距後祫前禘距後禘皆已六年矣夏殷之制與周異者天子當祫之歲春惟一礿而不祫夏秋冬皆有祫又有時祭祫在先時祭在後所謂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是也諸侯

當祫之歲春亦惟一礿而不祫夏當行時祭一禘之時犆行一祫而不時祭以異于天子惟秋冬時祭與祫得竝舉然亦時祭在先祫祭在後以異于天子所謂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是也天子惟祫歲廢一時祭諸侯歲朝則平常已每歲廢一時祭至祫歲夏禘又廢凡廢二時祭云若周則當祫之歲但行于孟秋當禘之歲但行于孟夏餘三時皆不行天子諸侯皆然但天子于祫禘時祭竝舉諸侯行祫禘則廢時祭此周制與夏殷異也因周祫但行于秋故時祭名嘗祫祭又名大嘗則祭統所云內祭大嘗禘是鄭言三代時祭禘祫之制

如此案文二年公羊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柰何毁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此說甚精但孔安國論語注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故毁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據此似禘與祫無別矣攷鄭禘祫志說禘云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于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奥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主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于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奥東面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而南面亦

以次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皆北面無移主也蓋祫爲合聚昭穆禘爲諦審昭穆公羊傳說深得合聚之義而鄭說禘深得諦審之義與孔安國禘祫皆序昭穆合祫則于太祖廟列羣廟之主禘則于文武廟各迎昭穆之主故云祫大禘小而賈逵劉歆云祫禘一祭二名禮無差降說雖異而意則同鄭說必有所本古書亾失者多後儒不能信古憑臆攻難自陸淳趙匡以下妄說紛紛皆不足辨

有虞氏宗堯配天

案舜爲天子當必立祖廟堯祖廟當遷于丹朱之國舜

父瞽叟瞽叟父橋牛橋牛父句望句望父敬康敬康父窮蟬窮蟬父顓頊唐虞五廟則舜當以敬康以下爲四親廟窮蟬親盡則入祧廟而顓頊爲太祖馬融注臯陶謨祖考來格三句謂爲舜除瞽叟之喪而祭宗廟之樂或疑舜父之喪不知在何時馬說似出臆度然是時舜已自制韶樂則在爲天子後孟子言爲天子父以天下養舜爲天子瞽叟尚在則馬氏除喪之說未爲無據禮記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此謂配天之祭耳上古配天尊尚有德故舜郊天猶以丹朱爲尸其時未有嚴父配天之禮三代以下遂用其姓代之故夏郊鯀殷郊冥俗儒妄以禘與祖宗皆宗廟之祭遂

謂舜之祖廟所宗者堯然則瞽叟以上四親將于何廟祭之中庸言舜大孝何以云宗廟饗之耶非也

昭穆原廟制

昭穆之義原本廟制自太祖始基外一傳爲昭再傳爲穆而由是以至于盡如后稷爲始祖依次遞序以至王季爲昭文王爲穆武王爲昭成王爲穆則共懿以後凡入廟者皆得以昭穆計之此昭穆以世次而定不可移易者也至祧廟時則昭穆一變如祧王季時則文遷于昭武遷于穆昭穆稍變至祧文而武仍遷昭成仍遷穆則不變如故如是三變而六廟已盡是祧在遷廟與合

食太祖者仍相繼焉此昭穆以廟次而定者一如世次之昭穆或移易而仍不移易者也若或祖孫相繼則以昭繼昭以穆繼穆世次已變則昭穆不得不移易也且有兄弟相繼如閔僖叔姪相繼如懿孝者則不惟昭穆移易而倫序亦移易矣然當時之論世次廟次者反以變爲正以亂爲定若僖躋于閔則爲逆祀孝升于懿則爲畔制此昭穆又以位次而定舉世次廟次而一概移易焉而無可如何者也故工史書世以世次而言也宗祝書昭穆以廟次而言也穀梁傳云不以親親害尊尊以位次而言也夫父昭子穆對位者也父穆子昭降等

而對位者也祧必在昭祔必在穆祧必在東祔必在西晉孫毓云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有謂七廟之制太祖居中昭不必居左穆不必居右古人以右爲尊當以太祖廟之東平行以次而東爲四親廟今攷廟以昭穆爲左右雖不見于經然周禮冢人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注曰昭居左穆居右故賈疏即以墓之昭穆推廟之昭穆若五七並列則尊卑偶坐必不可通故漢復廟制同堂異室以一世爲一室唐貞觀二十二年許敬宗奏亦云共堂別室雖乖古制通易可行也

廟制三代不同

案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武二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鄭據禮緯稽命徵及鉤命決云唐虞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故七廟惟周制爲然蓋禹之時祇有高祖以下四親廟至子孫並禹則五矣湯之時祇有契及四親至子孫並湯則六矣周文武之廟不毀以爲二祧始祖之廟亦不毀則爲七矣而王肅以爲自古帝王皆以七廟爲定制非起于周非也禮器穀梁王制皆云

天子七廟而盧植尹更始皆以爲專是周制諸書雖不云周室其實則是專指周制以諸書皆周儒筆也惟朱子云周制五廟二昭二穆至祧文時始立文世室于廟之西北祧武時始立武世室于廟之東北而爲七廟凡昭之祧主藏于武世室穆之祧主藏于文世室云云者蓋因周初七廟未備在康昭以前尚與諸侯五廟無異至穆王祧文時始加六廟至共王祧武時始具七廟故云然耳若夫廟位則必南向攷雜記釁廟用羊雍人自中屋南面舉羊宰夫北面刲之又祭統一獻爵卿竝賜爵祿君代祖南面以賜卿北面拜受之夫曰北面刲羊

北面拜受是廟南向也而廟主必東向蓋廟外有門垣內有堂室皆南向惟堂東西箱謂之夾室雜記所謂釁廟之禮有東西夾室是也室實未嘗東向而其式以西爲尊但啓戶于東南一隅而北磊土壁謂之墉南啓交窗謂之南牖自此迤西其在南隅曰奥在北隅曰屋漏當奥與屋漏之閒正西壁下爲室之盡處爲至尊而廟主所藏在其壁閒且藏以石室所稱宗祏是也則凡祭大小皆設主于室而後迎尸于堂焉此其大略也代遠年湮後儒好爲臆斷或五廟九廟或南向東向異說紛紛矣

明堂之制

匠人明堂五室其實則十二堂以月令攷之中央太廟太室正室也一室而四堂其東堂曰青陽太廟南堂曰明堂太廟西堂曰總章太廟北堂曰元堂太廟四隅之室夾室也四室而八堂東北隅之室元堂之右夾青陽之左夾也其北堂曰元堂右个東堂曰青陽左个東南隅之室青陽之右夾明堂之左夾也其東堂曰青陽右个南堂曰明堂左个西南隅之室明堂之右夾總章之左夾也其南堂曰明堂右个西堂曰總章左个西北隅之室總章之右夾元堂之左夾也其西堂曰總章右个

北堂曰元堂左个此明堂之制也明堂位所謂昔周公
朝諸侯于明堂之位是也孝經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
配上帝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注祭五帝于明堂
曰祖宗是明堂爲祀五天帝五人帝而以文武配食之
處也文王生時紂尚在武王初定天下生時宮未暇爲
明堂制周公致治制禮樂乃立明堂于洛邑洛誥王入
太室祼即月令所謂太廟太室也毛奇齡明堂問專嘗
鄭康成之主五室之非誤矣

案昆山王應電謂明堂即王之六寢宗祀文王以配
上帝不得于王之寢地當在南郊與郊天同迎尸又

謂郊天迎尸亦當于明堂攷通典載南郊去國五十里明堂在國三里之外七里之內相距四十餘里安有祭祀迎尸遠在四十里外者蓋周禮掌次凡祭祀張尸次其尸幄切近壇宮迎尸卽于此幄是未攷注疏故耳

裸禮有二

案禮記郊特牲云周公尙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旣灌然後迎牲論語旣灌孔安國注酌鬱鬯灌以降神此皆言始時灌地降神之祼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鄭注周禮司尊彝云祼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

此皆言獻尸之祼洛誥殺禋是先殺後祼爲獻尸之祼

疏誤以獻尸之祼爲卽是降神之祼也非也

皇天上帝

案冬至所祀于圜丘以帝嚳配者皇天也正月所祀于南郊以后稷配者上帝也諸經文有兼稱者有單稱者賈公彥云春秋運斗樞云太微宮有五帝座星卽春秋文耀鉤云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也又元命包云太微爲天庭五帝以合時此等是五帝之號也又按元命包云紫微宮爲太帝又云天生大列爲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傍兩星巨室子位故爲

北辰以起節度亦爲紫微宮紫之言中此宮之中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又文耀鉤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爲太乙之先合元氣以斗布常是天皇大帝之號也晉志曰北極五星在紫微宮中一名曰北辰其紐一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終古不動又案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又云皇天上帝又名太乙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也其紫微宮中皇天上帝亦名昊天上帝得連上帝而言至于單名皇天單名上帝亦得故尚書君奭云格于皇天鄭云皇天北極大帝又掌次云張氈案設皇邸以旅上帝上帝卽大帝觀堯典曰欽若昊天皆是

上帝單名之事是皇天得兼稱上帝上帝不得兼稱皇天也

古今樂律

古樂鐘磬琴瑟壎篪柷敔今樂則用箏笛鼓板宋史樂志云蜀人房庶著書論古樂謂上古世質器與聲朴後世稍變焉金石鐘磬也後世易之爲方響絲竹琴簫也後世變之爲箏笛匏笙也攢之以斗土塤也變而爲甌革麻料也擊而爲鼓木柷敔也貫之爲板此八音者於世甚便其意蓋以世所謂雅樂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淫聲今古之分分於聲之變而不在器也古樂五

音十二律今樂則稱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句合中興四
朝樂志敘云蔡元定嘗爲燕樂一書證俗失以存古意
略言黃鐘用合字大呂太簇用四字夾鐘姑洗用一字
夷則南呂用工字無射應鐘用凡字各以上下分爲清
濁其中呂蕤賓林鐘用尺字其黃鐘清用六字大呂太
簇夾鐘清各用五字而以上下緊別之緊五者夾鐘清
聲俗樂以爲宮此其取律寸律數用字紀聲之略也唐
宋所謂四聲二十八調者段安節樂府雜録謂用宮商
角羽分平上去入四聲其徵音有其聲無其調去聲宮
七調則正宮高宮中呂宮道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鐘宮

皆生於黃鐘入聲商七調則大石調高大石調雙調小石調歇指調林鐘調越調皆生於太簇平聲羽七調則般涉調高般涉調中呂調正平調南呂調仙呂調黃鐘調皆生於南呂上聲角七調則大食角高大食角雙角小石角歇指角林鐘角越角皆生於應鐘上平聲爲徵聲商角同用宮逐羽音蓋聲由陽來陽生於子終於午燕樂以夾鐘收四聲曰宮曰商曰羽曰閏閏爲角其正角聲變聲徵聲皆不收而獨用夾鐘爲律本蓋徵在商之中猶之周禮圜鐘函鐘黃鐘三宮有角徵羽而無商商角同用而宮逐羽音移宮換羽角必反宮鄭康成以

爲祭尙柔而商堅剛陳暘樂書以商爲金聲而周以木
王避其所剋似皆曲說也若今所謂七調十三調者七
調則淒涼調凡字調閉工調正宮調乙字調梅花調頂
調也十三調則黃鐘調正宮調大石調小石調仙呂調
中呂調南呂調雙調越調商角調般涉調子母調也調
之高下或以橫直爲喩如琴之十三徽爲橫七絃爲直
是即二十八調之遺也與通雅云十二律正倍二十四
聲後以不能盡用加四清聲合爲十六今宮譜北曲亦
十六調也然則陳晉之以京房二變四清爲樂之蠹似
屬過高之論矣

經史雜記卷五終